



胡同鸽哨声

■陈旺源

北京的秋天，每天早上都是鸽哨声把我叫醒。出门抬头一看，湛蓝的天空上，一群鸽子正在伴随着清脆的鸽哨声盘旋。

我在南锣鼓巷一条胡同里，看到80多岁的王老先生。他正在平房屋顶上放鸽子，手里拿一根长竹竿，竹竿上拴着红布条，轻轻一挥，鸽群就整齐地调转方向。“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通讯方式，不同节奏代表不同意思。”他边说边演示了几种不同的挥杆方式。果然，鸽群按照他的指挥变换着队形。

老先生家的屋顶是“鸽子王国”，三四十个鸽子窝排列在那儿，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。每个鸽子都有名堂，“灰将军”“白凤凰”“雨点”……还有一对“紫环”。“那对‘紫环’是清末那会儿从王府里飞出来的宝贝种，是我爷爷拿一对青花瓷瓶换来的。”他说。

老先生说着取下鸽子身上的竹哨，告诉我：“这是‘三联哨’，声像裂帛，这是‘五排哨’，音似流水。”整个博古架上，摆满了老人收藏的鸽哨，从清朝的葫芦哨到民国的星月哨，简直就是一部鸽哨发展史，最老的一个是乾隆年间的“二筒”，声音浑厚。

放鸽子时，老先生说起胡同里的事：“以前每条胡同都有养鸽子的，早上连绵不断的哨声就是北京的晨钟。”他指着远处的高楼感慨，“现在只剩我们这几条老胡同能听

见了。以前最鼎盛的时候，这条胡同住着十几户养鸽子的，每天早上放飞鸽子的场景十分壮观。”

正说着，几个年轻人来找老先生学艺，他们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来研究鸽哨的声学原理。“没想到小小的鸽哨有这么多学问。”一个女孩子认真记录着。“高音部、中音部配置很有讲究。”老先生耐心地讲解不同材质、不同形状的鸽哨发出的声音特点。

午后，老先生带我去见做鸽哨的于师傅，在北京钟楼后面的小巷子里，70岁的于师傅正在雕刻葫芦哨：“选葫芦得是秋后的，皮厚，钻孔要斜30度，声音才通透。”他身边都是祖传的工具，最老的刻刀已经用了五代人，据说现在全北京会这个手艺的不过十来个人。

黄昏时分，我们再次登上屋顶，晚霞映照着苍穹，也映照着鸽群，鸽哨声在晚风中格外清脆悦耳。“你听！”老先生闭着眼睛说，“这就是老北京的心跳。”是的，只要鸽哨声还响着，他就相信，老北京就一直在。

夜幕降临，鸽群归巢，老先生细心地清点，喂食喂水。“它们认得家。”他轻抚着领头鸽的羽毛，“就像我们一样，走再远也认得回家的路”。

走出胡同，晚风送来时隐时现的鸽哨声，这穿越时光的声音诉说着这座城市过往今世的变迁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苔痕上阶绿



■王南海

那年初冬，我去绍兴的安昌古镇，走进小桥流水的古街老巷，感受青瓦白墙和摇曳的乌篷船晕染出的江南风韵。

当休憩在一家腊味店时，古桥上的青苔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座古石桥已有几百年历史，看上去沧桑古朴，几个孩童在桥上跑来跑去，乌篷船缓缓从旁边的小河上摇过。那些绿色的苔藓，即便在冬日里，也保持着翠绿的颜色。

青苔附着在桥墩、石阶上，让古桥有了一抹动人的活力。一抹抹色泽翠绿映衬得河水越发柔情荡漾。漫步古镇，发现家家户户的房屋边，墙壁上、青石板路上均有苔藓。如果遇到

小雨霏霏，那抹翠绿就愈发水盈盈的，自成风景，别具一格。

如果单看江南古镇的一面白墙，想来一定枯燥，可它其实充满艺术性——以斑驳的白墙做画布，绿色的青苔则是颜料。青苔看似漫无边际，又毫无章法，却让人感觉多一分则多，少一分则少，充满无限妙趣。白和绿之外，是无规则的留白，令人充满遐思。

后来，走的地方多了，才发现，青苔其实不仅仅生长在江南。在北方的深山之中，我们寻访到一个古朴的村落，平凡得似乎和其他地方无异，古树参天，河水环绕。老人们坐在石板路上晒太阳，在老屋古瓦和井台边上，在长满柿子树的老院子里，在随处放置的一石一盆处，但凡幽阴润湿，竟然都有几抹青苔的身影，散发着清新和绿意。

古往今来，诗人们频频赞美不起眼的青苔：“碧苔深锁长门路，总为蛾眉误”亦或“应怜屐齿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”……一处老院，柴门轻掩，密布的青苔，深绿、浅绿、墨绿，像一幅古画，叹时光悠悠，那其中彰显几分寂寥，更有几分古意。也许青苔太平凡，所以能像种子般四处安家，也或许青苔简单幽静，哪怕是贫瘠的老屋，也能扎根并生长成一片青绿。

青苔柔软，也有风骨，安安静静享受着生命之力，演绎着简约平凡之美。有人曾说，青苔是时光的吻痕、岁月的精华，从不抱怨生长的环境，哪怕在山石的缝隙里、在寒风凛冽的地方，只要常有湿润，它也顽强生长，用蔓延的绿意，让古山石有了生机，让江南赋予诗意，让自己拥有傲然的生命……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煤井深处的“星光”

■赵岩

下井前的准备，总带着几分庄严。脱下日常衣裳，换上那身粗蓝布的工作服，衣料硬挺挺的，带着洗不净的煤渍，像加上一层坚韧的皮肤。那盏矿灯是顶要紧的伙伴，卡在安全帽上，沉甸甸的。拧亮矿灯的瞬间，一道雪白的光柱劈开眼前的黑暗，心仿佛也跟着明亮起来。

罐笼下沉时，耳朵里先是灌满铁索摩擦的轰隆声，随即是与世隔绝的静。光线一丝一丝被抽走，最后只剩头盔上那一点光，在无边的黑暗里，显得那么倔强。等到双脚踏上实地，才算真正到了煤的国度。这里没有风，空气里带着一股混着泥土与煤石的气味，吸进胸腔里，凉飕飕的。

巷道幽深，仿佛没有尽头，头顶的光好像是这地心世界唯一游走的“生命”。它莽撞地撞上煤壁，乌金的岩层顿时醒了，竟泛出些温漉漉的、亮晶晶的光泽，仿佛亿万年前那些古老的森林，刹那间复活了，眨着无数细碎的眼睛。光柱再往前探，便照见一根根支撑的液压柱，它们默然立着，像一群忠实的巨人，用钢铁的脊梁，为我们撑起一方可以呼吸的天空。

工友们散在各自的掌子面上，远远近近，也有几点灯光在黑暗里摇曳，像夏夜田野间零落的萤火。我们不常说话，只是偶尔，黑暗中会传来一两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，或是一声含混的吆喝。但这寂静，却不叫人害怕，那几点光，便是无言的陪伴。

有一回，中间休息时，我看老陈靠着煤壁坐下，就着头顶那盏灯，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个小本子，又拿出一小段削得尖细的铅笔头。他侧着身，几乎将脸凑到本子上，那双常年擦着钻机、被煤粉浸得黑黄皴裂的大手，

此刻却异常轻柔地握着笔，在本子上慢慢地、一笔一画地移动。那专注的神情，像在雕刻一件珍宝。我后来才知，他那小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的，是儿子认得的字，他歇着时，就照着样子，一个一个地学，一笔一划地描。他说：“娃娃念书了，信总得会看，也会回信才行。”那点昏黄的光，静静地笼罩着他和膝上那一小方天地，在他周身勾勒出一圈毛茸茸的金边。他描画的哪里是字，分明是在描摹一条通往地上课堂的路径，描摹一声儿子清脆的“爸爸”，要将这地底所有的阴冷与沉暗，都暖成一纸温柔的叮咛。

我忽然觉得，我们头顶的这盏灯，不只是灯。

它不像天上的月，清辉漫洒，带着清冷，倒像一颗颗坠入地心的星辰，执着地在狭小的轨道上运行。每一颗星辰，都住着一个家，那光里，有妻子倚门的张望，有儿女熟睡的脸庞，有老母亲饭菜的温热……我们这些“采星”的人，日复一日，潜入这黑暗里，用自己的身躯托着这颗微小的星，缓缓地行走。我们采掘着黑色的煤，而我们头顶的光，便是今时今日的人间烟火，是活着的、温暖的、永不熄灭的太阳。

这么一想，四周的黑暗仿佛也柔和了许多，像一片最深沉的夜幕，来映衬这一点点光的珍贵。

终于，又坐上升升的罐笼。那点光在渐亮的视野里，慢慢淡了，终至不见。推开井口那扇沉重的大门，午后的阳光哗地涌了过来，将我彻头彻尾地淹没。我眯起眼，感受着那热烈的暖意。

天上的太阳真好，但我知道，煤矿工人的内心深处，永远亮着另一缕星光，它来自大地最深处，黝黑、明亮、滚烫。

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■郭宏波 摄于山东荣成石岛湾海滨



海滨剪影